

改革德国经济的十项措施

[德]罗兰德·贝格尔

殷叙彝 译

内容提要:两德重新统一后,西德经济的10个结构上的弱点是造成德国经济区位在增长和竞争方面的劣势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作者认为应该把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发展、基础设施和投资,相应地,作者提出了十项改革德国经济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 德国 改革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02)05-0062-03

在欧洲各国经济增长名次表上,德国名列最后,在社会开支名次表上位居第一,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欧洲这个最大的、曾经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已丧失了它对欧洲和世界的火车头作用。它甚至已不再能满足本国公民对富裕生活的期望。

如果德国经济像美国经济那样增长的话,那么,今天每一个德国人就会每年多收入4500欧元,而近10年来,我们的购买力与美国公民相比也就不会下降10%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德国缓慢地丧失了自己的全球竞争力,今天这个过程加快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国民经济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用不当。我们集中力量维持现状,却未能真正使现状得到保证。相反,我们的竞争对手却把资源用在促进创新、增长、就业和增加富裕上。

德国重新统一的负担使我们的赤字增加,西德经济成果的4.5%被用来支援新建州,这是事实。但是造成德国经济区位在增长和竞争方面的劣势的主要原因是西德经济在结构上的10个弱点。

1. 人为地抑制了从传统工业社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经济的转变。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的1.93%来补贴落后的经济部门,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只是0.43%。服务部门的就业——不管是高水平的工作还是简单劳动——所占份额很低。我们在世界高技术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很低,而传统工业生产方面的资本密集程度却很高。这些都是我国就业门槛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经济必须每年增长2.4%才需要新的劳动力,而美国只要增长0.5%就可以了。

2. 我们的国家支出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太高。国家承担的收入再分配太多,它承担的企业主任务也太重。美国的国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6%,它促进创新、增长、就

作者简介:罗兰德·贝格尔,战略咨询公司经理。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原文载于德国《时代》周报,2002年第21期。

业和富裕的潜力比德国大。

3. 福利国家的费用太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1%,超过欧洲的平均值(26.6%),而且大大超过美国(19.9%)。其后果是纳税负担极高,尤其是社会福利保险金占毛工资的 42.3%。因此劳动要素丧失竞争力。随之产生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结构性失业率持续提高,从那时的 0.7% 增加到今天的 8.5%。

4. 对我们劳动市场的过分调控妨碍了就业。这种过分调控的情况甚至还在加强,尽管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要求与此相反——要求更多的灵活性。企业面对结构变化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周期,不能作出灵活的反应,以使劳动关系在内容、时间、财政和合同等方面与之适应,因此它们宁可根本不再雇用新人。与此相比,影子经济大大发展,目前已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16.5%,也就是 3400 亿欧元,在其中就业的有 700 万到 1000 万劳动人口;他们既不纳税也不交社会保险金。

5. 官僚机构和保护机制妨碍经济增长。在英国办理简单的创办企业手续只需要 6 小时,在德国却要 6 星期。不仅如此,在德国要进入广大的手工业部门、自由职业和服务业,还得受行会式职业规章约束。这些过多的管制造成高额官僚机构费用,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是很重的负担,妨碍了有创新精神的申请人,而这些人却是未来增长的胚芽。

6. 德国的独立经营者所占份额是很小的,即使在新经济的创业高峰以后也只占 10.3%,而在欧盟范围内,这一份额是 14.1%。德国每一个独立经营者平均能创造三个就业岗位。如果我们的独立经营者份额达到欧盟的平均数,就能增加将近 400 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了。

7. 德国的教育投资和教育制度是落后的。法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6.1%,美国将 7.2% 投入教育,也就是向未来的基础投资,我们德国人却只将 4.4% 用在这方面。美国、法国和英国有计划地奖励和提拔精英分子,德国却没有。德国通过双重教育制度为 370 种职业培养人才,但其中只有 40 种是符合现实要求的,而且缺乏在信息学、生物工程和其他新的经济部门进行的职业培训。

8. 资本投放率和资本生产率太低。2001 年德国人均投资是 4240 欧元,美国却是 7680 欧元。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落后得令人吃惊:德国在这方面的投资是人均 1170 欧元,而美国人却是 2080 欧元。此外,美国的资本生产率大约是德国的两倍,因为我们这里——受由谈判确定的工资制约——主要是为了用资本取代劳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投资。

9. 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钱太少。我们用在这方面的支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与此相比,美国是 2.8%,芬兰是 3.4%,瑞典是 3.7%。

10. 德国的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对未来技术的资金供给和风险资本在德国只起次要作用。在全世界范围的 1420 亿欧元资本中只有 3.5% 投放在德国,却有 73.2% 投放在美国。

德国上市企业的市场化资本在 2001 年底刚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5.0%,而美国是 127.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中间等级的固守家业的观点仍占支配地位,也起因于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在德国,私人养老基金只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投入资本市场(美国是 78%)。因此,德国企业受外国企业并购的危险明显地大于它们并购外国企业的可能。

因此,德国在全球范围内下滑到中等地位的原因是明显的,而这一下滑对我们社会的富裕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必须针对这些原因提出治疗方案。一方面,应当检验我们已经习惯的传统、

财产占有状态、行为模式、制度机构和组织模式,也要检验政治的和经济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支配我们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我们不应当维护现状,而必须集中一切手段和力量来塑造未来,也就是要把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发、基础设施和投资。

具体建议如下:

1. 改革教育制度,将教育投资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4%提高到7%。具体措施是:加强旨在培养阅读、计算、言语等文化能力的学前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实行教学内容的非专业化和结构改变,使之有利于加强交往能力、国际性和新技术;推动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开展能力方面的竞争;奖励和提拔精英分子;改进和革新双重教育制度;有计划地为所有的人提供终身都能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联邦、各州、经济界、知识界和工会必须通力合作以实现知识方面的创新。

2. 改革创新投资结构并将经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着重用于高新技术、战略性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等。因为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创新才能为我们的富裕提供“创新租金”,加强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中的地位。在知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提出如下的创新倡议:一方面必须增加创新投资,另一方面应当改善把研究成果用于发展并且使发展成果进入市场的工作。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计算机、传真机和互联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却在美国才转化为市场成就。

3. 加速经济朝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结构转变,目的是加强经济增长。这首先是上述知识倡议的一个成果。其次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减轻财政负担和税收的措施来支持创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企业的创办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点是:要建立部门性和技术专门性的“集团”,也就是由知识和研究机构、各个层次的创造价值的企业、风险资本提供者和与企业有密切联系的服务行业组成的网络。如果联邦、各州、市镇和科学界在联邦范围实行这样的计划,就会很快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已经从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的倡议得到证明,德国也有这种成功的情况。

这一方面的前三项措施要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以下四点建议则说明如何取得这笔经费。

4. 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市场的自由化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削弱国家的作用。这些措施要涉及今天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有的那些企业的财政、能源、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也就是要涉及由联邦、各州和市镇所有的10万多家公共企业。结果将会是增加投资,降低供应的价格,促进消费,并由此促进增长和就业。

5. 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削减这一领域过高的开支,但同时维持德国作为欧洲大陆上的、具有相应的社会政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地位:即使在将来,也必须保证为个人提供抵御生存风险的社会互助并且帮助结构变化中的失败者作为就业者融入新的经济结构。但是需要集中力量保证基本支出,同时保留由私营保险机构提供补充支出的可能性。国家为社会福利开支制定框架,进行管理和控制。

只有这样才能节省出未来投资所必需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却不致使我们的社会政策发生那种既著名又声名狼籍的“美国状况”。与此同时,将会有很大一笔私人节约下来的流动资金流入我们的资本市场,使它更加具有竞争力。

(下转第4页)

要意义。

综上所述,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的深入调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环境将会更加稳定、更加成熟,中国经将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市场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的资本都会更加富有吸引力。

同时,在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全面改善的基础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将是非常坚实的、强健的、有力的。中国加工制造业一定能够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多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确立自己应有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路平宽)

(上接第64页)

6. 只要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就应允许私人出资建设和经营基础设施。由此,我们可以加速必不可少的、符合未来需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这样我们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以及公民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得更快,而公共预算的负担却减轻了。最后,通过竞争,基础设施所需费用降低了。起决定作用的是,每一个公民通过国家的保证能够不受歧视地以可以接受的价格享受质量可靠的基础设施。

7. 扎实的财政政策 and 较低的、透明度大的、公正的税率: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基础设施私有化,裁减官僚机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大大地减轻公共预算的负担,使减少国债和降低税率成为可能。

8. 对劳动市场放松管制,使之灵活化。包括允许不受部门劳资协议的限制,使企业劳资协议合法化,特别在德国东部更是如此。还必须制定宽松的解雇保障法,废除关于伪装独立经营的法律,放松对有规定期限的雇员合同的限制。最后还必须促进低工资部门,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与各自从事的劳动的生产率相应的最低工资;削减今天妨碍接受工作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福利补助金;为推动有关人员重新融入劳动市场并使之获益而提供公共追加收入补助。

9. 裁减官僚机构和取消束缚手脚的规章。为此需要转变范式,也就是与目前的情况相反,不是由国家承担风险后果,而是使风险责任重新私人化。

10. 与迄今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给予帮助的做法相反,制定通过技术中心和增长中心来建设德国东部的计划。首先应当彻底清理向新建各州提供资助方面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必须实行在联邦、东部各州和市镇之间建立适合地方强势的、以技术和某些专业部门为中心的经济集团的计划。

(责任编辑:丁开杰)